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昭公十四年

晉平公及夏書

杜氏

盡七年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在六月故三月晉人

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

書所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葬故

九月

大雩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

譏之冬十月隕霜殺殺無傳周十月今八月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大夫

為衛彪侯夫衛本曰將建天子立天子居而易位

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

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

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

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燕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

也爾雅廣甯今脩武還卒於甯縣在吳澤范獻子去其

柏椽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椽示貶

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裁裁設末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欲獲三國代宋受功役也

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

日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

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

夏禹等車奚仲遷于邳邳下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承奉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

舊言君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子姑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

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士伯怒謂韓簡子

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宋徵於鬼取證於宋

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

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必以仲幾為

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

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

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襄叔違天高子違人

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神故曰違

天諸侯相帥以蹙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為哀三年周人殺襄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

于乾侯成子叔孫李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

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

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

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

君不命而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二子始謀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

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

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對曰若立

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

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無實怨若羈也則君

知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

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奔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

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季孫使

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

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

自旌也駕鵠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

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

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

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

無貶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

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周鞏

簡公奔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

年鞏氏賤簡公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秋楚人伐呂襄瓦

見訪以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弑賊簡公

傳言奔親用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

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

以師我伐桐為我使之無息吳伐桐也偽若

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地欲秋楚囊瓦伐

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

而潛師于巢實欲以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

章敗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字

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

乞肉焉奪之枕以敵之奪闔枕以敵闔頭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再同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

乃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

闡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闡曰夷射姑

旋焉便旋小命執之見其不弗得滋怒自投

于牀廢于鐘炭爛遂卒廢隋先葬以車五乘

殉五人欲藏中之製故先內車及非公不急

而好潔故及是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十

冬盟于郊郊即脩邾好也公即位蔡昭侯

為兩佩與兩裘佩佩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

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

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弗與亦三年

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訖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自拘於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

身隱憂弃國家羣臣請相夫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相助也夫夫人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

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曰禮不畢將

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

請伐楚為明年會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

名癸巳正月十七日書二月從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夏四月庚辰蔡公孫

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臯鼫召陵會劉子諸侯愬言也繁昌縣東南有城事亭復稱公者

會盟異杞伯成卒于會無六月葬陳惠公無

許遷于容城無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劉卷卒無

無傳即劉盆也劉子奉命出盟召葬杞悼公
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葬

楚人圍蔡傳無傳蔡不服也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

虞無傳孔圉孔羈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師能左本之曰以昔陳曰戰大崩曰敗績

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

難罪戾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

今以十一月庚辰吳其入郢楚囊瓦出奔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晉有

寅求貸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貢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

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奔盟取怨無損於

楚晉楚同盟伐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

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祇

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折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明日或旆私有其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

以會或賤者也繼旆日旆令正賤人晉於是乎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

失諸侯傳言晉無禮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

靈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

之治也嘖至也煩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夫公曰

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

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共二徵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君以軍行被社稷

鼓師出先有事於社謂之宜社祝奉以

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

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

行也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衛侯使

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

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

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

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

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

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

官九十四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

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

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而

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康叔衛

以大路少帛少帛雜帛也績秩旃旌秩取染草名也通帛

為旃旃析太呂鐘名敖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旃旌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

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

有闕之士以共王職有闕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

士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

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背書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

也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

鞞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

一姓為九族職官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命篇名也夏虛大

啓以夏政亦因夏風啓

疆以戎索大京近我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

商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也胡蔡他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

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官叔鮮蔡叔度成叔

曹文之昭也武霍叔處毛叔解也晉武之穆

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甸為甸服言小今將

尚之是又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

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

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賦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

晉重文魯申衛武叔蔡甲午鄭捷文齊

潘昭公宋王臣成營期茲不公也齊序鄭下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

獻之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

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

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

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

所以遂與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負為其行人以謀

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

伯州犂之孫聃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

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來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泓漢而與之上下。泓，綠也。綠，漢上水。下，使勿渡我

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以方城外，人還塞大隧

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黑

武城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城道之楚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買漢水

入江然則此一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

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

闔廬之弟夫繁王長請於闔廬曰楚居不仁

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太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繁王曰所謂臣義而

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

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

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鄆史皇以其乘

廣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將擊之夫

縣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

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

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

食兵入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澐五戰及

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

我以出涉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鐵

尹固與至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

象尾使赴吳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官以尊卑

楚王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縣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縣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

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

師于雍澐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廡故

取為禽焉司馬掌在吳為闔廡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失不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

已句卑布裳跣而蓐之司馬已死藏其身而

以其首免傳言同焉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

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楚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

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

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郢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關辛也昭辛曰

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

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侮彊陵弱

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殺君罪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其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周室何罪君若

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弊成君之德

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

也宮吳人在其南乎期似王子期昭王兄逃王公子結也

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小與之

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適於楚楚

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

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一人若鳩楚

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也鑪金初宦於子

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王使

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辭曰不敢以約為

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王割子

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

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

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虐虐

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

則

與秦與秦建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楚地若楚

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撫存撫存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猶伏

也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行九頓首而

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夏歸

粟于蔡蔡為楚所圍於越於越八月於發六月

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在昭二十八年

傳五年春王入穀于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

歸粟于蔡以周也越也越入吳吳在

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李還未至丙

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璫璫仲梁

敘

懷弗與懷亦季曰改步改玉公之出季孫

宗廟今定公立既葬相子行東野相子意如及

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

宰子也也為既葬相子行東野相子意如及

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相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相子子洩怒謂陽虎

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

人百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使楚人先與吳

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繫王于洧楚地

吳人獲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其子帥奔徒奔徒

楚散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從子西伐九月夫繫王歸自立也

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奔楚為堂谿氏傳

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居麇麇地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

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棄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焚吳復楚則祭祖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塔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囚闔閭罷闔閭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

逃歸言吳唯得楚一木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

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字高也吳人

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藏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乙亥

陽虎囚季栢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栢子從父昆弟也陽虎

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

公何藐藐季氏族巳丑盟栢子于稷門之內魯南一城門

庚寅大誣逐公父歌歌即文伯也秦及秦過皆奔齊

緇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闔辛聞

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

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

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

焉

有曰水出聊_二野_一藍尹_二澶涉_一其_二帑_一臺楚大夫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

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遂逃

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夫

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干脾

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為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復命子

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

行能九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

行能九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

予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

余受其戈其所獲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

能也胙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游速木叔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無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

人樂祁孽無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

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郟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文郟或

於齊故圍之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

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僖

鄭為之伐胥靡改晉使鄭地取匡不春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

三相欲使得合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

之彌子瑕衛公故文子老矣文子公登而如

之彌子瑕衛公故文子老矣文子公登而如

公曰ト尤人而效之ト非禮也ト昭公之難君將以ト

文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兆寶定之釐鑑釐帶

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

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有憂之將以為ト

之質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ト

忿蒙舊德也無乃不可乎太妙之子太妙文主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ト

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ト

之若何乃止止不代夏季柏子如晉獻鄭ト

也獻此春取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ト

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晉人兼享之ト

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ト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ト

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ト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ト

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ト

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入晉人

聞虎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四月己丑吳

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獲潘子

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於是乎遷郢

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親周僖

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僖

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入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於此見者為戊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

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主出秋八月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陳寅

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

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

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

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趙簡子於君立以為後

逆而飲之酒於懸上獻揚楮六十於簡朱揚

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全子主趙氏又有納

焉以揚楮費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然子怨將得楮

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范獻子言國死

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

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

氏氏經所以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稱行人

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

起作亂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箝姑箝周地辟僖周

之亂也為明年車

經七年春王正月丙辰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衛地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非使人

之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大傳城縣東南有沙

無傳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九月大雩

無傳冬十月無傳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言貳

於齊齊今歸之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相公

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微召衛侯欲叛晉屬齊

諸大夫不可使北官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瑣即瑣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齊叛陽虎御

季相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誅

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苦夷

曰虎陷二字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一子季孟不待有司余

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冬十一月戊午畢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

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一月

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

無月有日

宮莊王廟也 二十六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二十七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于襄九年

必於 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二十七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曰也王以于王 二十七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曰也王以于王 二十七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曰也王以于王 二十七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曰也王以于王 二十七年 晉欒黶秦彘王曰也王以于王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晉坐攻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鄰 公至自

侵齊無傳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靈卒無傳四年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

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遂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

公至自無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 葬曹

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

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

順非一親盡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者氏不見

故曰盜寶玉夏有氏之璜大者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

皆坐列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

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奪人弱弓籍立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子鉏齊人斃休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

及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殄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其兄會乃呼

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莊營穀之黨

城在河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

南縣西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

人

好逆其使猶懼不至全又執之是絕諸侯也

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

必叛晉執樂祁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曰

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

子溷樂祁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

奔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歸卒于太

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

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張本公侵齊

攻廩丘之郟郟非也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褐

以救之馬褐遂毀之毀非也主人出師奔攻郟人

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

人言昔客虎曰盡客氣也氣非真苦越生子將待事

而多之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各之曰陽州欲

如北僑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晉士鞅

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公會晉師于瓦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

是始尚羔。獻子，士執也。簡子，趙執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

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事也。晉師將盟衛侯，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于鄭澤。自瓦還就。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

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

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執牛耳。王次盟者，衛侯與

晉大夫盟自以當。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

視諸侯？言衛小可此，晉縣。將軟涉佗，援衛侯

之手，及挽血至，執。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

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

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不問。

故公以晉詭語之。詭，取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乎以嗣。大夫先君我從，大夫所立。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

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大於晉。

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早敢不皆

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

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怒國人以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

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

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

病而後實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

弗許秋晉士鞅會成相公侵鄭圍蟲牢報伊

闕也相公周邠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遂侵

衛討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季寤季相

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皆不得志

於季氏叔孫軌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叔

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相以季寤更季氏代相以

叔孫軌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陽虎自冬

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辛卯禘

相

于僖公

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

順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其家。成

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

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處父期以兵救孟孫，壬辰先癸巳。

陽虎前驅，林楚御，相子虞人以鉞者夾之。

陽越殿

越陽虎從第。將如蒲圃，相子昨謂林楚

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獲陽虎為

政，魯國服焉。違之，殺死無益於主。相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相子曰：往也。

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

衢而馳，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入乃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

叔武叔叔孫不敢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

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

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也各陽氏敗陽虎說甲

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

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

必喜故言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喜懼公

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相子因

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爵

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孫無辨猶周備也陽

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叛不喜鄭駟歇嗣子太

叔為政歇駟之子子然也為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

四年盟得寶主太弓以爲梁失之是以爲厚

故重而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秋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我者秦伯卒無傳

不書名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

之尸巢，向戌也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也

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曰吾猶衰絰

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

何故舍鐘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

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鄭駟

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刑，而私造刑法書之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坤，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

也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坤，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

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未嘗筆文史記事規誨之於教竿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詩，鄭風也。等，施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

善見采而聖於，故用其道不奔其人。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

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思其人猶愛其樹，況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

子然，嗣大，故為夏陽虎歸，真玉大弓，無益近

歸之，故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

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倒為

獲。六月，伐陽關。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邑門，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三加，兵於齊。齊侯將許之。鄭文子諫曰：臣嘗為

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鄭國也。成十

四歲，於是文子嘗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

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罰，若之何取之

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親富不

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

奔晉知齊必反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

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鑿刻也欲載葱靈寢

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

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受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敝無

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

有功還取有先登來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

不服故關死於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

先黎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

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請書左彌先下

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猛曰

我先登書敘甲曰喪者之難今又難焉起欲

擊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有斬斬車中馬也斬猛不敢與書

乘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晉車千乘在中牟

救夷儀也今榮陽有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

往助不三季下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

也行事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

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後顧乃過中牟中牟人

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

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謂

夷儀也帥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

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糕媚杏於衛昔齊

西界以答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

臣從之督憤而衣狸製督白也憤齒上公使

視東郭書曰乃去字也吾貺子貺賜也公賞東

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賞

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乃得其尸

公三褫之加褫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車以

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

會齊侯于夾谷無晉趙鞅帥

師圍衛齊人來歸鄆田謹龜陰田田也泰山博

叔孫州仇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秋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

宋公子地出奔陳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

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與也宋公寵向雖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來

實來

谷夾谷即孔立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立以公退曰士

兵乏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倂以兵亂

之也裔遠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

不亂華倂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將盟

造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將盟齊人加於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如此盟孔立使茲無還揖對無還

夫魯大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齊侯將享公孔立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犧象酒器犧尊象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

葉也嘉樂鐘磬也

不具用秣稗也。秣，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此，稗不具。

用秣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知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

詐故以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禮，距之。

經文，禮者。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

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關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

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

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

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

拔衛侯。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

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

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鈞，不諱。曰：人而無禮，胡不

得與人等。

過死涉佗亦過矣哉詩鄘風初叔孫成子欲

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成子之族成子立

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

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偽為固

禮者以劍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

向已逆呵之薄諸殺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

吳王亦用劍刺之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武叔懿子圍郕弗

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

師駟赤二師掌干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

章之囚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謝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

不可矣無所守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

於郕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

將遷郕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敬駟赤謂侯犯

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

猶是郕也而得紂焉何必此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無異

勝於守郕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

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

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

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偽為侯犯射郕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

行許之許以人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

殺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後閉其門及郭門止之曰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

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

物識也亦還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

救侯犯也

以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郕致其各簿也為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地宋景公

弟辰之兄也十十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

于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相魋也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

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

腫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畢魋亦

有願焉子為君禮禮禮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

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他仲幾子疆楮師段子皆

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謝致郕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一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

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郕德

叔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

是以以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

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所以賜言惡非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入叛冬

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叔還如鄭還叔請盟

傳十一年春宋公毋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

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

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夏葬薛

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墮毀也患其險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張孟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

侯盟于黃無傳結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

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公至自

傅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日還滑

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退在行列之後

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仲由為季

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疆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公與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下至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城在魯北

故且成孟氏之保鄆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伴不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

師伐晉次垂無傳書夏築蛇淵圍無傳書大蒐于比二十四年

蒲無傳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于朝歌以叛吉射士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

故曰歸言韓魏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葭垂

改名郟氏高平鉅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

皆曰不可郟意茲曰可大大夫意茲齊銳師伐河內

今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絳不三月

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

斂諸大夫之軒唯郟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

與衛侯乘共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

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以車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

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邯鄲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一年趙鞅

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邢歸告其父

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邢鞅言衛以五

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

侵齊而謀之而徙則衛與邢好不絕乃

知之而歸之干晉陽後歸衛貢趙孟怒召

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使其從者

說劍而入涉賓不可說劍入欲謀叛乃使

晉邢鞅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邢鞅故遂殺午趙穆

涉賓以邢鞅叛午穆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

圍邢鞅邢鞅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

姻也婿父曰姻荀寅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邢

鞅將作亂作亂攻董安子聞之安子趙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

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范皇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

於范氏一側室子梁嬰父璧於知文子文子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

韓起孫不信也中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襄子魏舒孫曼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皇夷梁

簡子魏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

射而以范皇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

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

良醫高彊齊子居之子昭唯伐君為不可民

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

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代君是使睦

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經所以以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

宮傳錄晉初衛公救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公臨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

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

不志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

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

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成也驕其亡乎

戊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與稱及文子來衛

侯始亞於公救成以其富也公救成又將去

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成將

為亂為明年成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救成來奔衛趙陽出奔

宋陽趙厲孫書名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

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犇歸夏衛北宮結

來奔亦董公之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國

也使罪人許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吳守光

卒未同盟而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

我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天

王使石尚來歸服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

器以賜同姓諸侯親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衛

公孟彊出奔鄭彊書名與蒯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城莒父及霅無傳

晉助范氏故懼而戒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

奔宋戌來奔終史魚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

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

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

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

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趙孟患之安

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

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而後趙氏定祀安

于於廟趙氏廟頓于牀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

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救成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守句踐禦

之陳于樽李句踐越王句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而辭曰二君

不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而辭曰二君

有治治軍臣妍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且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越大

夫闔廬傷將指取其履其足大指見斬遂

還卒於陘去樽李七里釋經所以夫差使入

申一本作甲是也

立於庭夫差聞有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

報越後三年晉人圍執駘公會齊侯衛侯于

郕上梁之間郕上梁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

范中行也析成賄小玉挑申率狄師以襲晉二十

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期奔周小

玉挑申入于朝駘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

故也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

宋公子子蔣通于會于洮太子蒯曠獻孟于齊

過宋野蒯曠衛靈公太子孟也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豭婁猪求子

朝艾豭喻宋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

朝少君速太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曰蒯曠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盍逐其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

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

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也若

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

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冬

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藉秦

高彊二子亦黨范氏者終又敗鄭師及范氏之

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食邾

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二月辛

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鄭

過書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鄭罕達

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蕞蔭不果救邾子

來奔喪無傳諸侯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定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

葬非禮也無傳諸侯會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

午日下昴乃克葬辛巳葬定也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冬城漆其邑魯公來朝魯子子貢觀焉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

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

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

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

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吳之

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停楚邑之近胡者停取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

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夏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

故抑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蕞之子

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專見哀十一年齊侯衛侯次于

蘧擊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

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一葬者皆闕故不曰夫人一葬

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

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

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急慢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不時告從而書之以示讓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讓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大町道成

